



手札里的书法①

手札，是古人亲手写的书信，即亲笔信。之所以称之为“札”，是因为古时纸张尚未普及，常用的书写材料是削成长条状的竹片或木片，竹片称“简”、木片称“札”，所以也有书简、书札之称。

在古代，手札最初是传递信息的工具，后来变成承载思想与感情的载体。它书写的主题可小可大、可浅可深，所述大都为眼前事、心里话，却常常传递出重要的历史文化信息。在传世的历代书法碑帖中，汉魏碑刻类除外，手札所占比重很高。那些“当时只道是寻常”的手札，千百年后成为备受瞩目的书法珍品。今天，让我们一起穿越回晋代，通过3件手札体悟书法大家的生活方式、行为习惯和艺术修养。

晋代名帖·
当时只道是寻常

李玉萍



陆机《平复帖》。

《平复帖》
墨迹里的问候

我国最早的传世墨迹之一，被书法界称为“墨皇”的《平复帖》是西晋书法家陆机写给友人的一封信。

纸寿千年，《平复帖》至今已有1700多年历史，属纸本手卷，是作者用秃笔在麻纸上写成的。由于年代久远，它墨迹古朴漫漶、不易识读。20世纪60年代，启功先生对其进行了较为明确的释读。内容为陆机写信问候生病的友人，祈求友人早日康复。全篇充满了人情味，陆机对友人的关怀、鼓励、祝福跃然纸上，让人感受到了古代文人之间的友谊。

从书法方面看，《平复帖》多数字自成一体，全篇仅有几处连笔；在运笔上，起笔以藏锋为主，书写节奏短促；从字形和结构上看，字形瘦长，上窄下宽，结构紧缩。该帖斑驳的墨迹呈现出岁月的沧桑之美，墨色微绿，既古雅又平和。笔意婉转之间，摇曳生姿，透平淡质朴之风。笔意相连之处，呼应贯通，有朴茂之韵。书写自然流畅，少有雕琢，显出天真烂漫的意趣。《平复帖》的字体介于章草和今草之间，是两者过渡时期的典范之作。章草到今草的转变，经历了一个长期的过程，这篇墨迹流传至今，成为这一转变的重要见证，其珍稀性无与伦比。董其昌曾云：“右军以前，元常以后，惟存此数行，为希代宝。”

《平复帖》流传有序，长不足一尺，却盖满了历代收藏家的印章，朱印累累。关于它还有一个小故事：1937年，清末皇族收藏者溥儒开价20万大洋出让《平复帖》，“民国四公子”之一的张伯驹先生找人斡旋，以4万大洋买下了此帖。据说当时还有一位百姓书画商人想购买此帖送给日本人，愿意出价20万大洋。所幸张伯驹抢先一步，购得了《平复帖》。1956年，张伯驹将《平复帖》等一批书法名帖捐献给国家。此后，《平复帖》一直收藏于北京故宫博物院。



王羲之《快雪时晴帖》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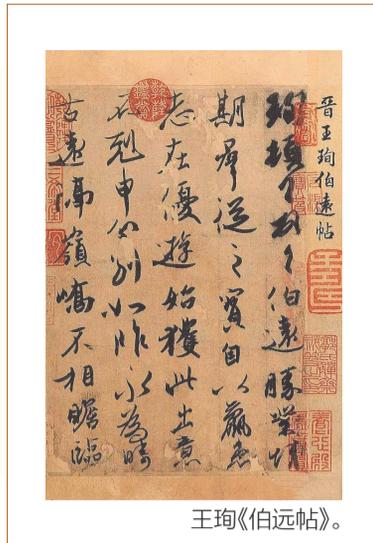
《快雪时晴帖》
二十八骊珠

东晋的大书法家王羲之晚年辞官，携子居金庭（今浙江嵊州市金庭镇），建书楼，植桑果，教子弟，赋诗文，作书画，以放鹅弋钓为娱，过起了潇洒快意的隐居生活。一年冬日，他在雪天写了一封信，信很短，内容仅24个字，加上收信人“山阴张侯”也只有28个字。信札的内容为：“羲之顿首：快雪时晴，佳想安善。未果为结，力不次。王羲之顿首。”他写完这些字，又挥笔在信封上写下“山阴张侯”4个字。这件被后世称为《快雪时晴帖》的手札，是王羲之写给友人的，主要表达了在大雪初晴之时，自己的心情非常愉悦，想与友人一起分享冬季美丽的雪景和美好的心情。

《快雪时晴帖》被誉为“二十八骊珠”，颇值得品味。信中“快雪时晴”寥寥四字，如同一幅动人的山水雪景长卷，天气的氛围感拉得满满的。同时，信中对于朋友问起之事，承认爱莫能助，没有多余的解释，只说了“力不次”，没有任何委婉的托辞和自我掩饰的成分，真实而简洁，表现出王羲之“悠闲逸裕”的思想和意致。明代鉴赏家李日华评价：“晋尚清言，虽片言只字亦清，快雪帖首尾廿四字中，字字非后人所能道，右军之高风雅致，岂专于书邪？”

《快雪时晴帖》虽然字数不多，但王羲之却用有限的字，展现出了丰富的笔法和无穷的韵味。从整体上看，这件作品以方形字为主，行书中又带有楷书，开头4个字用的是行草，结尾4个字用的是行楷，中间20个字则介于行书和楷书之间。其点画或俯或仰，节奏缓和，起笔与收笔或轻或重，或快或慢，提按得当，从容不迫，神态自如，骨力中藏。全文以圆笔藏锋为主，使得整幅作品看起来雍容古雅，字体亦行亦楷，或断或连，圆润妍媚，充分展露了王羲之的书法风格。尤其是“羲之顿首”这4个字，写得娴雅平和，呈现出一种和谐的美感。

《快雪时晴帖》堪称旷世奇作，在唐代时就已经是国宝级的珍品。相传，唐太宗设法从民间寻得，又殉葬昭陵，现已无法寻得真迹。现存此帖一般认为是唐代双钩填廓法临本，目前藏于中国台北故宫博物院。



王珣《伯远帖》。

《伯远帖》
江左烟雨，皆在纸上

晋孝武帝在位期间，王珣接到调任豫章（今江西南昌）太守之令。他不欲远行，心中很是郁闷，便提笔写信给时任临海（今浙江台州）太守的堂兄王穆（字伯远），倾诉自己的心情。当王珣把笔放下的那一刹那，他不会意识到这是一个重要的历史时刻，他本意是抒发情怀，却留下了传世名作，这就是我们今天看到的《伯远帖》。该帖是东晋流传下来的书法真迹，在书法史上有着极为重要的地位。

《伯远帖》行笔自然流畅，俊丽秀雅，应为王珣早期的行书代表作。在书写技法方面，作者多顺锋直入，线条中间多用按笔，收笔则提按相结合。笔画转折处大多方正刚劲，较多地运用了楷书的严谨，又略带隶书的韵味，潇洒而古淡。仔细观察，可以清楚地看出王珣书写时运笔的先后顺序，笔画间的牵丝映带。该帖整体上书写气势连贯，自然一体，有如天成。北京故宫博物院研究员单国强评价：“《伯远帖》其书法，虽为行书，却有隶书遗意，结体在扁长之间。”启功先生评价：“王帖惟余伯远真，非摹是写最精神。临窗映日分明见，转折毫芒墨若新。”

王珣写《伯远帖》时，真的不是在写书法，他只是在写信，用的是当时江南寻常的纸，墨也蘸得浓重，以致起笔处的“珣顿首”3个字差点把纸浸透，字也写得随意，甚至有些匆忙潦草。他在字里行间表达了当时忿懣的心情，可谓江左烟雨，皆在纸上。固

本版图片均为资料图



王羲之雕像。

王羲之
(303年—361年)